

《 汉 译 大 众 精 品 文 库 》 文 化 类

上帝道成肉身的**隐喻**

[英] 约翰·希克 著
王志成 思 竹 译

THE METAPHOR OF GOD INCARNATE

78

441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上帝道成肉身的**隱喻**

THE METAPHOR
OF GOD INCARNATE

THE METAPHOR
OF GOD INCARNATE

香港大學出版社

《 汉 译 大 人 生 口 才 库 》

上帝道成肉身的**隐喻**

[英]约翰·希克 著
王志成 思 竹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帝道成肉身的隐喻/(美)希克著;王志成,思竹
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9
(汉译大众精品)

ISBN 7-214-02788-7

I.上... II.①希...②王...③思... III.基督教
研究 IV.B9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9424 号

书 名	上帝道成肉身的隐喻
著 者	[英]约翰·希克
译 者	王志成 思 竹
责任编辑	汪意云
特约编辑	府建明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淮阴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 插页 2
字 数	163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2788-7/G·893
定 价	12.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中译本序

人们对耶稣的解读自他的第一代门徒就开始了,而约翰、保罗的解读则奠定了基督教的基本形态。基督教的发展、其形态的改变都伴随着对耶稣的不断解读。这种解读并不总是连贯的,而是受制于相应的思想范式。

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是当代杰出的宗教哲学家、基督教普世神学家约翰·希克的基督论专著。这是处于 20 世纪下半叶的一代思想家对基督教之核心的解读。

长期以来,对耶稣的研究、论著已是汗牛充栋,希克为什么要做这一研究呢?这要追溯到他 60 年代在伯明翰的社会活动和经历,也要追溯到 1977 年由他主编出版的火爆性著作《上帝道成肉身的神话》,更要追溯到他心中的普世主义情结。

我们翻译这本书又是出于什么原因呢?目前国内学术界已出版了这方面的一些专著和译著,有的否认历史上有耶稣其人,如《耶稣传》(施特劳斯)、《基督何许人也》(幸德秋水);有的视之为人,如《耶稣的一生》(勒南)、《耶稣传》(克罗桑);有的视之为既是神又是人(这是基督教正统教义的看法,中国神学界出版的各种相关著作皆持这一立场)。

希克的《上帝道成肉身的隐喻》是一部很特别的书。在此之前,希克在吉福德讲座《宗教之解释:人类对超越者的回应》一书中系统阐明了一种全新的理解宗教的立场,即以宗教的方式而

非以自然主义的方式理解宗教。他认为以自然主义方式理解宗教具有很大的局限性^①。但他也反对传统宗教理解宗教的方式,即字面地理解宗教。希克站在普世主义的立场上,面对多元宗教并存的事实,走向一种在我们看来是健全的基督论(sound Christology)。这种基督论向我们揭示耶稣是一个人,却是一个对终极实在(耶稣本人称之为“父”)惊人开放的人,基督教中道成肉身、耶稣神人二性、虚己三位一体、赎罪论等教义都不是字面真理,而是隐喻真理。这种新的基督论为基督教与世界各大宗教之间的真诚交流、了解、沟通和互惠打开了真正的通道。希克对拯救、解脱的理解,对基督教真理和其他世界宗教真理的剖析,也就预示了未来基督教的可能形态。但未来基督教的真正形态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

王志成

2000年6月25日

于浙江大学哲学系

① 参见约翰·希克著,《第五维度》,世界大同出版社,1999年,英文版。

序 言

传统基督教对拿撒勒的耶稣的理解是，他是上帝道成肉身，他降生成人，为世人的罪而死，他创建了宣称这一信息的教会。如果他确实是上帝道成肉身，那么基督教就是惟一为上帝所亲自创建的宗教，就其本身而论必定是惟一优越于所有其他宗教的。

本书中，我批判了这套观念，并提出另一套观念。我认为：(1) 耶稣本人并没有教导过后来正统基督教加于他的一些说法；(2) 耶稣具有神人二性的教条已证明不能以任何令人满意的方式作出阐释；(3) 历史上，这一传统教条曾被用来为人的巨大罪恶作辩护；(4) 神的道成肉身，从隐喻意义上理解比从字面意义上理解更好——耶稣体现了这样一种理想人生，即他生活在对上帝诚信的回应之中，以至于上帝能够通过他而行动，他因此体现一种爱，这种爱是属人的，是对属神的爱的反映；(5) 我们理所当然可以把这样一位耶稣视为我们的主，因为他向我们昭示了上帝，而他的生活和教导则要求我们生活在上帝的临在之中；(6) 建立在这一理解之上的非正统基督教，可以视自身为人类对终极的超越实在(我们称之为上帝)的众多回应之一，可以比这样一种宗教，即把自身视为最后的启示之所在以及惟一能向全人类提供拯救的宗教，更有助于人类的和平与发展。

所有这些必然是有争议的。事实上正如今天神学中任何具

有重大影响的问题都是有争议的。但我尽力公正地陈述这些问题,尽力精确地描述其他人的观点。事实上,大西洋两岸与我意见最相左的那些人中,有些是我多年来的私交,我与他们有过多年的对话。本书的目的不是要将种种观点两极分化,而是为了引起公开讨论,并希望推进它。

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哈吉尔(Hazel),也要感谢伯明翰的一些同事,他们虽不一定赞同我的结论,但对该书各章提出了很有益的意见,他们是刘易斯·艾尔斯(Lewis Ayres)、迈克尔·古尔德(Michael Goulder)、加雷思·琼斯(Gareth Jones)、保罗·乔伊斯(Paul Joyce)、沃纳·尤斯多尔夫(Werner Ustorf)。我还要感谢加利福尼亚的蒂姆·马斯格罗夫(Tim Musgrove),他也为我读了校样。最后我要感谢《信仰与哲学》杂志主编允许我把我在1988年10月发表的《宗教多元主义与拯救》一文收入本书第十三、十四章。

目 录

中译本序	(1)
序 言	(1)
第一章 今日的起点	(1)
第二章 耶稣的生、死与复活	(17)
第三章 从耶稣到基督	(31)
第四章 教会对耶稣神性的肯定	(47)
第五章 二性抑或二心?	(55)
第六章 神的虚己?	(72)
第七章 虚己基督论难题再探	(84)
第八章 道成肉身教义的历史副作用	(93)
第九章 多重道成肉身?	(104)
第十章 神的道成肉身作为隐喻	(116)
第十一章 通过耶稣的血赎罪?	(131)
第十二章 拯救作为人的转变	(148)
第十三章 拯救/解脱作为世界范围的过程	(155)
第十四章 基督教真理和其他宗教真理	(162)
第十五章 这对教会意味着什么?	(173)

人名、神名、书名和术语对照表	(190)
参考书目	(201)
译后记	(215)

第一章 今日的起点

今天,神学界正经历着一场强烈的风暴,这场充满活力的风暴就发生在基督论的中心地带,这是一场关于耶稣基督的宗教意义的讨论。风暴的原因是我们(我相信)正处于以下两者之间的活动枢纽上,即多个世纪以来一直支配西方文明的基督教信仰结构与仍在形成之中的一种基督教的新结构,后者意识到自己是对我们称之为上帝的那无限的超越实在的有效回应之一。

近 200 年来,人们一直在对人类意识的种种变化作出回应,以各种方式寻求一种新的基督教的自我理解。在这期间,种种事件和思想运动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它们或集中于某个问题,或促成一个新的阵线。近年来就发生了诸如此类的事情:1977 年一部题为《上帝道成肉身的神话》的论文集出版,打破了英国教会的传统局面,传统上英国圣公会对道成肉身教义的强调一直支配着英国教会。这些作者,包括英国圣公会和其他教派的杰出神学家,还有著名的新约学者,他们的话语出现在这样一个富有刺激性的书名之下,人们无法不顾不闻。在英国国教的宗教会议上,人声鼎沸,英国各家报纸一连几个星期刊登的文章、雷鸣般的布道和教士声明,要求作者中的圣公会教徒辞职,并且很快有了保守的回应,相继出版了《上帝道成肉身的真理》(Green, 1977 年)、《上帝道成肉身》(Carey, 1977 年)和《上帝道成肉身的神话/真理》(McDonald, 1979 年),随后是在《道成肉身与神话:未

了的争论》(Goulder, 1979 年)中的讨论,接着是《上帝道成肉身:故事与信念》(Harvey, 1981 年)、《上帝道成肉身的逻辑》(Morris, 1986 年)和《上帝道成肉身的传奇》(Grawford, 1988 年),此外还有刊登在杂志上的大量文章,其中当然包括出自最初那些作者之手的文章。《上帝道成肉身的神话》也在美国出版了,但在美国这个大得多的池塘里发出的泼溅声要小些(虽仍然引人注目)。本书主要的历史性主题——耶稣本人没有说过他是上帝道成肉身,以及这一重要观念是教会的杜撰——当然决非新颖。它在大西洋两岸的基督徒学者圈内早为人所熟悉和接受。在英国,新鲜的是,神学机构的成员也在公开谈论它,并下结论说,道成肉身教义已不再被视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了,而是应该对它重新进行公开考察。

《上帝道成肉身的神话》发表后接踵而至的那场争论,现在回顾起来,最打动我——身为一个卷入其中的人——的是,它是一场多么激烈甚至狂热的论战。其中有纯粹表现情绪的,例如,在英国圣公会宗教会议上,那本书的作者们被比作支持希特勒的“德国基督徒”;《教会时代》的大字标题是“七名反基督者”;一名希腊正教会大主教断言《上帝道成肉身的神话》的作者们已“被一种具有魔鬼特征的立场所掳了”。参与这场争论的学者常常采用表示轻蔑和讽刺的语言。显然——但当然不足为奇——大家心照不宣地认为,这已引起深深的冒犯,招致教会机构和神学机构忿忿不平,他们对觉察到的威胁奋起反击。

但与此同时,那本书也受到其他许多人的热诚欢迎,教会内外都有人高兴地发现,神学家们公开撰写有关经典和基督教起源的历史研究的文章来了。他们也很愤慨——对教会的这种做法感到愤慨:教会长期以来鼓励他们天真地假定,例如,历史上的耶稣曾说“我与父原为一”(《约翰福音》10:30)，“人看见了我，就是看

见了父”(《约翰福音》14:9),而不透露学者们的一致看法,即,真相是大约 60 年或更多年以后的一位福音书作者,表达了他所在的教会所发展出来的神学,把这些名言塞进耶稣的口中。这些基督徒确实对此很愤慨:教会常常不把他们当作有理智的成年人看待,不把圣经学和神学的研究成果告诉他们。这次对教会体制的冲击,可以说是较小规模地重复了 14 年前由英国约翰·罗宾逊(John Robinson)撰写的《对上帝的诚实》一书引起的冲击。

任何争论通常表现出来的论战本质为——《上帝道成肉身的神话》的作者与我们的批评者一样好论战——大量的热伴随光产生。但回想起来似乎很清楚,这场公开讨论的激烈场面是必定要发生的,之后才会开始一场比较平静、富有成果的对话。《上帝道成肉身的神话》效了必要之劳:在学者们所知悉的和布道者们所惯于告诉其会众的内容之间有一道帷幕,现在它拉下了这道帷幕的大半。

但现在,16 年之后,已出版一大批作进一步探讨的书籍,其中很多是较年轻的新一代学者撰写的,有些从同一个一般性观点出发(Race, 1983 年; Newman, 1987 年; Bowden, 1988 年; Coakley, 1988 年; Fredricksen, 1988 年; Casey, 1991 年; Ward, 1991 年; Houlden, 1992 年),其余作品则反对这种观点(Morris, 1986 年; Hebblethwaite, 1987 年; Thatcher, 1990 年; White, 1991 年; Sturch, 1991 年),但没有了《上帝道成肉身的神话》出版之后即时发生的那种狂热,看来以一种较温和的心态继续讨论是可能的。确实,当基督教学者大多走向《上帝道成肉身的神话》所代表的方向时,教会作为一个整体总体上是朝相反方向走的,它愈加毫不迟疑地重申传统教条,避开那些潜在地可能搅扰人心的问题。大西洋两岸的情况都是如此。但依我看,这主要不是深思熟虑地权衡历史证据和神学上的利弊的结果,而是,在英国是认识到

基督教现在是少数人的宗教信仰而作出警惕反应的结果,在美国则是政治—宗教普遍倾向左翼所致。

我对这场不断发展的争论所能作的一点贡献是,以一种不那么面面俱到但更细微的方式重新提出这一核心问题。在讨论的较早阶段,我曾写道:“不作解释,就说历史上拿撒勒的耶稣同时也是上帝,这没有意义,正如说用铅笔在纸上画的这个圆同时也是正方形一样没有意义。”(Hick, 1977 年,第 178 页)有些人忽视了“不作解释”这个分句,以为我是在说(追随斯宾诺莎)神一人的观念是自相矛盾的,就如方—圆这个观念一样(Anderson, 1978 年,第 94 页;Brown, 1985 年,第 221 页;Morris, 1986 年 a,第 21 页)。我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如果要表明,道成肉身教义被表明具有一种可信的意思,那么这就必须予以阐明——附加一句“迄今提出的一切内容都必须不予接受”(Hick, 1977 年,第 178 页)。但我并不是主张,对于上帝道成肉身观念,可以无视解释它的种种尝试,就先验地(*a priori*)消除它。问题是,这些尝试中是否有已取得成功的。批评者们作出回答,认为我们对神性或人性都知道得不够多,没有资格说这二性不能结合在同一个个体身上(如 Hebblethwaite, 1987 年,第 3 页)。从根本上说,他们是对的——尽管证明这并不是他们心里的意思。因为,我们的上帝观念是人的构想,神学家们可以自由地提出定义,对上帝之为上帝的一些本质属性作出他们自己的界定。在较低程度上,这也适用于人性概念。因而在一定范围之内,该由我们决定,怎样的耶稣算上帝(例如,他必须是全知全能的呢,还是这些根本就不是神的本质属性?)^① 以

① 因此詹姆斯·莫尔德(James Moulder)是通过否认“全能、全知或无所不在是上帝父的本质属性”来为道成肉身教义作辩护的(Moulder, 1986 年,第 299 页)。

及他怎样算是一个人(例如,他在知识和力量上是一个受限制的人,还是一个全知全能的人?)^① 只要我们的人性和神性概念是相对开放的,总有可能在二者之间作调整,以便可以字面地理解神的道成肉身。但问题是,这样的策略在宗教上是否可以接受。它们能使耶稣是上帝道成肉身这一思想担负起传统基督教神学所赋予它的作用吗?在教会史上,已提出了大量理论,以解释在何种意义上耶稣既是神又是人;但在过去,它们中每一种理论都因为与正统的关于神性或人性的理解相悖而遭到拒斥。所以问题不在于是否可能赋予神道成肉身这一观念以任何连贯的字面意义,而在于是否有可能以某种方式满足强调这一教义的宗教关切。

现在让我们回到处于这场讨论之核心的历史人物中。我通常愿称他耶稣,因为一旦加上“基督”一词,我们会陷入含糊暧昧之中。希腊文 *Christos* 翻成希伯来文为 *messiah*,意思是“受膏者”,特别用于国王,没有神性的含义。在早期基督教中,耶稣被认作是大卫皇室中上帝的新受膏者,他将第二次降临,宣告主日。但是,复临没有发生,耶稣在非犹太人的教会中渐渐被提升至一个神圣地位,“基督”与前三位一体说的“上帝之子”的意思等同起来,最终与三位一体说的“上帝圣子”意思相等同。这成为它公认的意思已很久了。但是本书关心的是:这是否仍是看待耶稣的一种恰当方式?既然我断定它不是,我就要尽力避免

① 所以托马斯·莫里斯(Thomas Morris)断言:“说个体必定是偶然的存在,是非永恒、非全能的,是为了例示人性,这是不对的。”(Feenstra, 1989年,第116—117页),而理查德·斯温伯恩(Richard Swinburne)拒绝对人在其极限之内所能有的力量大小和知识多少的程度加以任何限制(Swinburne, 1989年,第57—58页)。

混淆,把这个在人类历史上有过重大影响的人仅仅称为耶稣或拿撒勒的耶稣。

有一点总是不被人认识到,这就是,耶稣本人有可能完全不知道这些问题。他生活在如此强烈而动人的神临在的经验之中,以至于他的话语和生活继续使那些受他鼓舞的人感到上帝的实在。但耶稣对他的角色的理解方式是由当时犹太教的复兴末世论提供的。E. P. 桑达斯(E. P. Sanders)在他的权威性著作《耶稣与犹太教》中说道:“他认为天国将在不久的将来降临,上帝以一种特殊方式侍奉[人类]。”(Sanders, 1985 年,第 156 页)因为历史事实“表明他契合犹太教复兴末世论的一般框架,于是他们认他是一个坚持这一神学期盼的团体的创建者”(Sanders, 1985 年,第 321 页)。在这一思想背景下,“耶稣把自己看作是天国建立之前上帝的最后一个使者”(Sanders, 1985 年,第 319 页)。他担负着最后一名先知这个独一无二的使命,来宣称新时代,宣称上帝很快要在地上开创神的国。然而,基于这个期盼的运动只能延续一个相对较短的时期。因为公元 1 世纪的犹太教关于天启的思想早已消散。事实上,耶稣对他自己的角色的看法,只在他的追随者中间持续了几十年,在多元化的罗马帝国,它被某种更持久的东西所取代,而后者最终变成主要的意义结构:耶稣这位末世先知在基督教思想中被转变成上帝圣子,他从天而降,经历人生,并以他的赎罪之死拯救我们。

这一发展了的基督教义,严格说来,当然不是说拿撒勒的耶稣是(希伯来经典中的上帝那种意义上的)上帝道成肉身,而是说他是神圣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格的道成肉身。所以当我在本书中说到耶稣是上帝道成肉身这一观念时,我是遵循一般用法的,根据这个用法,“上帝道成肉身”是“上帝圣子,神圣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格道成肉身”的缩略语。

围绕这一中心主题,发展了一个综合性的信念体系,它涉及:人类的原罪和罪恶,神在犹太人的历史进程中的奇妙干预,耶稣为童贞女所生,他的神迹,赎罪之死,身体复活与升天,教会作为被拯救者的团体,天堂、地狱和炼狱,等等。

这一整套观念,构成了基督徒长期以来赖以理解宇宙及他们在宇宙中的地位的图景,只有到了17世纪,近代科学世界观开始形成时,这套观念才陷入了严重的张力之中。这引发了认识上的分歧,到了19世纪末,在两种人之间产生了一道裂缝,即那些已逐渐接受新知识——生物进化论和对经典的历史研究是两大最具争议性的问题——的人,和那些与前者相反、更强烈地忠于他们受到威胁的世界观的人。

基督徒之间在观点上的这样一种分歧是可能的,因为神学是人的创造。它是信仰虔诚、坚定的男男女女(而事实上在过去几乎总是男人)的产物,他们之中有些人绝顶聪明、富有思想,而另一些人则逊色些,他们与其他任何人一样,特定时间和空间内的预设和认知资源使他们能施展身手,但同时又限制他们。一个人通常能从他们的思考方式辨别他们属于什么时代和哪个亚传统。由于神学是人的建构,它随着人类生活环境变化而变得几乎不可辨认了。一度看起来是自明的或神授的观念,有时在另一个时代看来是难以置信的或甚至是令人不快的。举一个与本书的论证有关的重要例子,基督教有一个已逾千年的不变信条,那就是“教会之外无拯救”(Extra ecclesiam nulla salus)。如佛罗伦萨大公会议(Council of Florence, 1438—1445年)就断言:“天主教会之外的任何人,不仅异教徒,而且犹太教徒、异端和教派分裂者都不能成为永生的享有者;他们除非在死亡之前加入天主教会,否则会堕入‘为魔鬼及其手下预备的永恒之火中’。”但今天极少天主教徒会梦想作如此断言,问及此事,大多数人只会